

即使生命不再延续，其身上仍有不为人知的故事有待挖掘
科学总能比罪犯设下的迷局走得更远

SILENT WITNESSES
A HISTORY OF FORENSIC SCIENCE

无声的证言

Nigel McCrery [英] 奈杰尔·麦克雷里 著
赵瑞娜 译

BBC
大型经典系列作品

《无声的证言》作者

砷检测、法医弹道学、纤维分析法、基因指纹法……
以真实的案例讲述法医学的前沿技术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ILENT WITNESSES
A HISTORY OF FORENSIC SCIENCE

无声的证言

Nigel McCrery [英] 奈杰尔·麦克雷里 著
赵瑞娜 译



SILENT WITNESSES: A HISTORY OF FORENSIC SCIENCE by NIGEL MCCRERY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34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的证言 / (英) 奈杰尔·麦克雷里著; 赵瑞娜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6

书名原文: SILENT WITNESSES: A HISTORY OF
FORENSIC SCIENCE

ISBN 978-7-229-11588-3

I. ①无… II. ①奈… ②赵… III. ①法医学
IV. ①D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5349号

无声的证言

WUSHENG DE ZHENGYAN

[英] 奈杰尔·麦克雷里 著 赵瑞娜 译

责任编辑: 肖化化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何海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180千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588-3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言.....1

第一章 人身同一认定.....17

第二章 法医弹道学.....54

第三章 血液鉴定.....85

第四章 微量迹证.....117

第五章 身 形.....151

第六章 毒 物.....187

第七章 DNA.....229

引言

谋杀自有谋杀的神奇之处。

——威廉姆·拉夫黑德，苏格兰犯罪学家(1870—1952)

1983年11月21日清晨，天色还没有大亮，冷风刺骨，异常寒冷。15岁的琳达·曼按照妈妈的嘱咐，在去学校之前，穿得暖暖和和的：她里面穿了件紧身衣，配了条牛仔裤，外面穿了件加厚套衫，脚上是白色棉袜配黑色球鞋。出门前，她又加了件新买的厚夹克，同时给书包里塞了一条厚实暖和的围巾。

琳达住在一个名叫纳伯勒的小村庄，距莱斯特城中心约六英里之遥。在琳达的妈妈凯瑟琳看来它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英国小村庄”。离异的凯瑟琳在城市里住了很多年，确切地说，



她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但是当她带着琳达和另一个女儿苏珊在纳伯勒定居之后,她渐渐爱上了这个地方。1980年她再婚嫁给了一位名叫埃迪·伊斯特伍德的退役军人,组建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四口之家。

琳达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乌黑的头发,雪白的皮肤。同时她性格也很好,乐观向上,活泼开朗,外向热情。在学校里,她的功课也相当不错,她学习了好几门外语,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周游世界。这种迹象都表明,她是个热爱生活的姑娘,似乎能和整个世界和睦相处,从来没见过她跟谁会合不来。

那天放学回到家,琳达和继父匆匆吃完晚饭,就离开了小村庄,她先去了一个叫凯伦·布莱克威尔的朋友家中待了会儿,然后去了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取回借给她的唱片。这个姑娘名叫卡罗琳,住在恩德比,离凯伦·布莱克威尔的家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离被当地人称为“黑色帕德”的一条很偏僻的小路也很近。就在琳达沿着这条小路回家的时候,附近卡尔顿海因斯精神病院大门不远处的路灯柱旁边站着一个人影。

凌晨一点半,家人仍然不见琳达回家。继父越来越有些担心了,于是开车在小村庄里四处寻找琳达的踪影。他找遍包括“黑色帕德”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当地人常去的地方,连琳达的影子也没有发现。为了能尽快找到失踪的琳达,他去布朗斯通警察局报了案。那里的警官记录下琳达的详细资料,然而对于此事他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琳达才刚刚失踪。之后埃迪·伊斯特伍德便回家等候消息了。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只要他沿着“黑色帕德”再前进几步,他就会发现令人震惊的

一幕。

第二天早上,一个医院的搬运工为了省劲儿,抄了近路,正好横穿“黑色帕德”。就在横穿这条小路的时候,第一眼,他为自己看见的是一个半裸着的人体模型躺在树丛旁边的草地上,身体如大理石一般白一般硬。但是当他走近时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什么人体模型!它竟然是一个姑娘!他发现的正是琳达·曼的尸体。

1983年11月22日早上八点半,警方对这一起谋杀案展开了正式调查,侦查总警司大卫·贝尔也参与到了此案的调查中。

一直以来,这个事件在法医学中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说也奇怪,碰巧就在琳达惨遭不幸大约一年之后,离纳伯勒只有几英里之遥的莱斯特大学发现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性技术。

亚历克·杰弗里斯博士(也就是现在的亚历克爵士)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读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生化专业,毕业后他留在牛津大学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先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1977年他开始了在莱斯特大学的工作。

1984年9月10日,这天杰弗里斯在研究工作中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发现。他在实验中仔细观察DNA的X光胶片图像时,碰巧发现同一个家庭中不同个体的DNA,既有明显的相似性,又有明显的差异性。杰弗里斯迅速地觉察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自身独特的基因编码进行识别和鉴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因“指纹”。这也就意味着同一个人的

任何遗传物质——比如头发、表皮细胞以及体液等等——目前从理论上讲都是相互匹配的。

当琳达的尸体被发现时，一位病理学家来到现场并对其进行了仔细的观察，通过观察发现“阴毛上沾满了精液斑”——这个发现至关重要。在其继父确认为琳达的尸体之后，对其进行了尸体检验。结果发现有人对其实施了强奸，过程持续至琳达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此人有早泄的毛病。同时从插入阴道深处的棉签上也发现了精液。然而官方公布的死因却是勒颈窒息。

对精液进行了磷酸葡萄糖变位酶(PGM)分组检测和抗原检测，发现此精液由A型血分泌。也就是说A型血的人分泌的抗体会从血液里进入到其他体液里，比如精液或者唾液里。继续从生物学角度来分析会很深奥复杂，但对我们研究而言，这已经足够了，至少由此我们知道凶手是A型血PGM1+。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因为它缩小了凶手的范围，毕竟在英国只有十分之一的男性符合这一描述特征。尽管凭借这一条信息还远远不能确认凶手到底是谁，但是这一信息也是相当有用的，它能够帮助警察排除一些嫌疑犯——比如这一信息就证明了艾迪·伊斯特伍德是清白的（其实他从来都不是嫌疑犯，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直系亲属必须接受检查）。然而这对于抓到真凶一事来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这似乎是一条线索，似乎又不是什么线索。审问的许多嫌疑犯最终也都释放了。于是调查就这样继续着。

最终琳达的尸体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并于1984年2月2

日安葬在全圣教堂的墓地里。同年4月,调查此案的警官从150人下降到了8人;为此案设立的专案室也关门了;夏天的时候,此案的调查工作基本叫停了。调查过程中做了150个血液测试,结果却只是徒劳。

尽管村民对琳达·曼惨遭不幸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确实有些淡忘了。一方面因为毕竟最终没有查出真凶,所以此案一直牵动着人们的神经;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类似于1983年11月份的惨案再也没有发生过,这让人们觉得谋杀案又是那么的遥远。然而1986年7月发生的最悲惨的一幕,让这一切改变了。

罗宾和芭芭拉·阿什沃斯夫妇及他们的两个孩子,道恩和安德鲁,一起生活在纳伯勒附近的一个叫做恩德比的村子里。这是一个亲密无间、充满浓浓爱意的家庭。道恩,15岁,一双大褐色的眼睛,清澈迷人。她虽然学习成绩平平,但对艺术却有着强烈的学习意愿。为了多挣些零花钱,道恩在一家报刊店做兼职。

1986年7月31日下午3:30,道恩做完报刊店的工作回到家中。她迅速换好衣服,准备出门去找她的朋友们,因为晚上她和家人应邀去参加朋友的生日宴,妈妈提醒她下午7点前必须回家。于是,她出去买些糖果作为生日礼物。出门时,她上身穿了一件宽松的拼色衬衫,下身穿一条白色的喇叭裙,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高领套衫,脚上穿了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另外她还带了一件蓝色的牛仔夹克。

道恩的朋友们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下午4点钟左右,那时她



已经买好了糖果,前往十磅巷,这是恩德比和纳伯勒之间路程最短的一条乡间小道。她打算顺道拜访几个朋友,不巧的是她们正好都不在家。如果她们在家的话,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我读到过——也亲身经历过——很多案例,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都有机缘巧合的因素在其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种机缘巧合有种强大的力量,以至于能够生杀予夺。

由于没有见到朋友们,道恩便沿着十磅巷回家了。

时间到了下午7点,去参加生日宴的时间到了,可是道恩仍然没有回到家中,这时候她的父母开始担心起来了。迟到可不像她的作风,她一贯很守时的。她妈妈得知下午4:30她就离开朋友家,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她了,这无疑增加了家人的恐惧。于是他们将道恩失踪的事报告给警察局,得到的回复却是稍后处理——因为十几岁的女孩子由于迷路失踪几个小时的事情并不少见。这一点,道恩的父母很清楚,而且对道恩来讲这样的事情以前也确实发生过。

直到晚上9:30依然不见道恩的踪影,爸爸决定出门去找她。他寻遍了当地的大街小巷,就像3年前的艾迪·伊斯特伍德一样,他事实上也路过了女儿尸体躺着的地方却没有发现她。

第二天,8月1日,周五,警方最终开始行动了,纳伯勒地区开始沸腾起来了,到处都是搜索道恩的警察和警犬。

和遇到的类似事件一样,罗宾和芭芭拉·阿什沃斯夫妇需要接受很长时间的采访,他们的家和院子需要接受非常仔细的搜查。在此期间,他们还接到了一些匿名的无声电话,这增加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关于道恩的寻人启事以及道恩爸爸以个人名

义贴出的希望她平安回家的告示,随处可见。

8月2日,一名警官在十磅巷附近发现了一件蓝色的牛仔夹克,口袋里装着一支唇膏和一盒香烟。随后这个区域立刻被警方封锁了。大约中午的时候,在离十磅巷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被掩盖在一丛黑刺灌木底下。这具尸体像琳达·曼一样下体裸露着。尽管还需要道恩的爸爸做最终的身份确认,但是警方已经明白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了。确认之后,下午6:30开始正式进行尸体检验。病理学家宣布死因为勒颈窒息,极有可能是手臂扼喉窒息。从检验结果看,她被强奸过,是肛交,而且极有可能发生在死后。同时还发现在此之前道恩还是个处女。

调查依然遵循通常的模式:采访,挨家挨户询问,重复询问以及申诉。警方对他们获取的大量情报进行筛选,发现一条很有用的线索。至少有四个目击证人说看到过一个骑着红色摩托车或者戴着红色摩托车防撞头盔的男人。此人和他的摩托车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中午的时候,目击者看见他出现在桥下;大约下午4:45的时候,另一个目击者看到他再次出现在桥下;下午5:15的时候,第三个目击者看到他的摩托车停在十磅巷;晚上的时候,第四个目击者说自己看到他的摩托车在发现道恩尸体的米尔巷穿梭。就这样,这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成了此次调查关注的焦点。

当地的一名警官注意到了一名17岁的男孩,他是卡尔顿海因斯医院的一名搬运工,这个警官看到他推着一辆摩托车,于是上前拦住了他,他自己也承认道恩失踪前曾见过她,就这

样他被带回去审讯了。

接下来的周四,也就是8月7日,一名目击者联系到了调查组,告诉他们说这个17岁的男孩是他在卡尔顿海因斯医院的同事,那个男孩曾告诉他警察在M1桥附近的树篱中发现了道恩的尸体,尸体被挂在树上。尽管最后的细节不符合事实,但是其他的描述竟然和事实出奇地一致,而且事实上警方并没有对外公布过这些信息。另外一名目击者也挺身而出,解释说惨剧发生几个小时后,这个男孩告诉出道恩的尸体被发现了,可是那个时候警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呢。据说之前这个男孩曾和好几个女人有过不正当的行为,据说他还是道恩·阿什沃斯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其中一个目击者说他和那个男孩交流时,看到他手上有几道抓痕。

获悉了这些信息之后,达维侦探长和库克侦探来到了男孩位于纳伯勒的家中,因其与道恩·阿什沃斯谋杀案有牵连而逮捕了他。男孩被带到了莱斯特郡警察局,面临的是调查组成员轮番的问讯。几个小时的问讯之后,他都快精神崩溃了,最终他承认自己就是谋杀道恩·阿什沃斯的凶手。尽管他的很多供词都欠详尽,有些甚至自相矛盾,但是最终他承认自己实施了谋杀并签了字。于是他被转移到了伯明翰的温斯顿·格林监狱。

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于是在道恩·阿什沃斯遇害四周后,她最终被安葬在了恩德比圣约翰浸礼会教堂的墓地里。

因为警方确定自己抓住了真凶,所以他们想进一步找到道恩和琳达两起谋杀案之间的直接关联。对于这两起案件的直接关联性,新闻媒体早就这么推测了。然而,此案中的男孩与琳达

一案中的凶手有着明显的不一致。警方对男孩进行的血液检测,很快他们发现这个男孩不是 A 型血 PGM1+,然而这一点儿却是寻找琳达一案真凶的关键之处呀!然而法医学家却一再说他们认定的 A 型血 PGM1+只是一种可能情况,并不一定就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准确性”。男孩的母亲极力辩解说道恩遇害当天下午他并不在现场,但是由于她的辩词均出自主观判断,于是也被警方驳回了。回想当时的情景,一方面警方终于松了一口气,毕竟谋杀案的凶手已经入狱;另一方面,警方又觉得惴惴不安,因为警方获得的间接证据确实与男孩的情况不符。然而他们最终决定忽视真正的问题所在。

警方如此行事,接下来引发的自然是人们的各种讨论声。最终的结论取决于人们更相信警方还是更相信男孩的家人。男孩的父亲对基因指纹深信不疑,坚持要求男孩的律师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然而另一方面,警方坚称彻查此事是他们的意思,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抓获的确为真凶。于是,我们也搞不清到底是谁提出要将这一新技术运用到这个案件的调查中了,但毕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于是亚历克·杰弗里斯博士的研究工作开始发挥作用了。这对于推动琳达·曼和道恩·阿什沃斯两起案件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两起谋杀案之前,杰弗里斯就做了一件载入法律史册的重大事件:通过基因指纹证明一位十多岁的法国男孩和一位英国离异少妇的孩子是父子关系。此后,杰弗里斯名声鹊起,并赢得了行业内的尊重和赞誉,但是外界人士对其知道的却不多。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情况很快就变了。

莱斯特郡警察局的一名高级警探请杰弗里斯帮忙分析道恩·阿什沃斯谋杀案(保险起见这么说,警方怀疑此案与琳达·曼谋杀案是一人所为)凶手(他自己承认是凶手)的血液样品。他向杰弗里斯解释说警方希望能证明此男孩也是谋害琳达·曼的凶手。

同时杰弗里斯也拿到了调查琳达·曼时获取的精液样品。尽管精液似乎有些分解了,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并按照常规的方法对其进行了检测。幸运的是,这样的精液中竟存有完整的 DNA 基因图谱。“而且在其中,”当杰弗里斯回忆的时候说道,“我们还能够看到强奸的迹象。”更重要的是,“精液样品和血液样品并非出自一人”。之后杰弗里斯又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分析来自道恩·阿什沃斯谋杀案的样品。

最后结果终于出来了,杰弗里斯立刻和大卫·贝尔总警司取得了联系,说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告诉他。贝尔说先听坏消息,于是杰弗里斯告诉他:“你们所谓的凶手不仅在琳达·曼一案中是清白的,而且他也并没有谋杀道恩·阿什沃斯。”警司用十分纯正的英国英语调侃了几句之后,询问好消息是什么内容。“两起案件确实是一人所为。两个女孩是被同一人谋害的。”贝尔质疑会不会有误,然而杰弗里斯却很坚定:“那除非是你们给我的样品有误。”

1986 年 11 月 21 日,这一天男孩出现在了莱斯特刑事法庭上,同时这一天也成为载入法律和法医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个男孩也成为由 DNA 测试结果证明无辜而被释放的第一个人。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最初他为什么会承认自

己是凶手,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对涉案的一些细节似乎了如指掌。或许仅仅是因为他迫于被问询的压力,或许那些涉案的相关细节只是他道听途说而来的,而这些内容又碰巧很接近真相。无疑他的无罪释放是杰弗里斯,甚至是整个法医学的重大胜利,同时这对于男孩和他的家人来讲更是巨大的解脱。然而这对于莱斯特郡的警察来讲却并不是一件好事,确切地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更多证据。

于是警察局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抓捕真凶的行动。首先是出台悬赏令:能提供逮捕或定罪凶手的相关信息者,可获得悬赏金两万英镑;其次是警察局组建了一支 15 人的专案小组。

此后直到 1987 年年初,专案小组的高管团队做出了一个卓越且勇敢的决定:对当地所有年龄在 14 岁到 31 岁之间的提供不出不在场证据的男性进行血样采集。这些男性包括在本地工作的男性,还有那些与纳伯勒、里托赛普(Littlethorpe)或者恩德比有着或多或少联系的男性(其实后来这个决定改成了所有的出生于 1953 年 1 月 1 日到 1970 年 12 月 31 日的在这个地区生活、工作或者来这里消遣娱乐的男性),这就把卡尔顿海因斯医院目前和从前的患者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也包含在内了。

众所周知的采血活动在两个地方进行,白天采集时间为每周三次,从早上 7 点开始持续到晚上 9 点;夜间采集时间为每周一次,从晚上 9:30 持续到 11:30。截止到 1 月底任务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接受血样采集的男性已经超过了千人,然而通过检测只能证明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清白的。很明显调查的



周期远远比最开始预计的两个月时间长。

整个一月份对科林·皮奇福克来说都不好过，他成天心惊胆战，总是睡不好觉。他的担忧始于一封来自莱斯特郡警方的信件，警方要求他去指定地点自愿进行血样采集，信中还写明了具体的日期和时间。当他的妻子问及为什么会因为此事而焦虑不安时，他解释说这是警方打算要算计他，因为警方一直想为他不雅的穿着定罪。所以他没有配合警方进行血样采集。

当警方再次要求皮奇福克参加血样采集时，他竟然开始主动接近他在新罕布什尔面包店工作时认识的朋友和同事了，并保证谁愿意替他做血样采集就可以得到 200 英镑的酬金。他说警方一直因为他不雅的穿着想给他定个罪名。听了 he 陈述的原因，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拒绝了，只有伊恩·凯利答应了。凯利只有 24 岁，是面包店的烤面包师，而且刚刚在这家面包店工作了半年时间。事实上，凯利和皮奇福克关系处得并不是很好，但是还算过得去吧。

其实，皮奇福克是用了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说服了凯利。他告诉凯利：他的血样已经替一个朋友采集过了，因为那个朋友害怕警察会因为他穿着过于耀眼以及之前的抢劫案找他的麻烦。同时他保证说他的这个朋友绝对不可能和这两起谋杀案扯上关系，因为案发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住在村子里。另外他说自己，也就是皮奇福克，已经给那个清白的朋友帮过一次忙了，这次要是再提供一次自己的血样，恐怕会有麻烦的。本来是出于好心相助，可是一旦被发现，就会行善不成，反害朋友遭遇牢